水遗产动态保护新路径——社区策展

王 婷[1] 田 韬[2]

1 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 香港 999077
2 香港城市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系 香港 999077

摘要:【目的】探索社区策展作为水遗产动态保护的新路径,促进城市化进程中水遗产保护与社区更新的协同发展。【方法】基于水遗产动态延续的视角,以苏州盛泽古镇蚕花里的水系变迁与社区记忆为案例,首先运用档案研究与地图绘制的方法,系统梳理盛泽水系的历史演变与水遗产遗存;然后通过采访、问卷、工作坊的形式、了解居民对水遗产的记忆与社区公共空间的新需求,并共同策划一场社区展览;最后通过专家回访的形式,对该参与式社区策展的路径模式进行评估与提高。【结果】1)城市化导致盛泽部分水系被填埋和消失,但水遗产仍以空间残存、物件留存和集体记忆的形式存续。2)居民对水遗产的认知存在显著代际差异,但水系河流在居民记忆中兼具自然意象与生活功能的多重意义。因此,多数居民期望以水遗产为主题的社区策展能够与街道空间功能的更新相结合,特别是在绿化、遮阳与休憩等方面实现融合与提升。3)社区策展应遵循功能性、轻量化、故事性、互动性与可持续性等基本原则,具体路径可从叙事建构、艺术转化与空间营造 3 个维度展开。【结论】社区策展在推动水遗产保护与小城镇社区更新协同发展的过程中有助于凝聚不同群体的关注,达成共同愿景,并促进现实矛盾的协调与解决。通过完善项目的维护权责划分机制与延续参与机制,可形成水遗产动态保护的新路径。

关键词:水遗产;社区策展;城市更新;遗产保护与管理;苏州盛泽
DOI:10.12169/zgcsly.2025.03.07.0001

A New Path to Dynamic Water Heritage Conservation: Community Curation

Wang Ting[1] Tian Tao[2]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999077, China;
2.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999077, 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how community curation as a new approach to the dynamic conservation of water heritage contributes to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water heritage preservation and community regene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Method】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 water heritage continuity, this study takes the historical water system transformation and the community memory in Canhuali, an area of the ancient town of Shengze in Suzhou, as a case to systematically trace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Shengze's water system and the remaining water heritage by applying archival analysis and cartographic methods. Then, interviews, questionnaires, and community workshops are adopted to investigate residents' memories of the water heritage and their emerging needs for public space, based on which a community exhibition is co-curated with local stakeholders. At the end, expert follow-up evaluations are conducted to assess and improve the pathways and models of participatory community curation.【Result】1) Urbanization has brought parts of Shengze's water system infilled and disappearance. However, the water heritage persists in the form of spatial remnants, preserved objects, and collective memory; 2) There is a significant inter-generational gap in residents' understanding of water heritage. Nevertheless, water systems are kept in residents' memories as both symbolic natural imagery and

收稿日期:2025-03-07
第一作者:王婷(1994-),女,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景观遗产与参与式规划。E-mail:sarahw@foxmail.com

practical daily-life functions. As such, most residents expect water heritage themed community curation to be integrated with the renewal of street functions,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greening, shading, and leisure; and 3) Community curation should follow key principles of functionality, light intervention, storytelling, interactivity, and sustainability. In practice, it can be implemented at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narrative construction, artistic transformation, and spatial placemaking.【Conclusion】Community curation plays a vital role in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water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small-town renewal, which helps engage diverse stakeholder groups, build a shared vision, and facilitate the coordination and resolution of real-world conflicts. By improving mechanisms for clarifying responsibilities in project maintenance and establishing sustained participation frameworks, a new dynamic approach to water heritage preservation could be established.

Keywords: water heritage; community curation; urban regeneration;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Shengze of Suzhou

国际水遗产研究长期存在学科分野，水利与生态领域关注水资源安全与生态功能，历史与考古领域则侧重建筑形态与文化价值，导致水与遗产之间的动态关联性被忽视。尽管 UNESCO《世界遗产公约》（1972）及相关体系，如世界灌溉工程遗产（WHIS）承认水遗产的多重价值，但在实践中仍存在定义碎片化、缺乏统一框架的问题[1]。例如：荷兰水利工程强调技术，威尼斯水道突出景观美学，都江堰则聚焦制度文化，保护实践常陷于静态叙事与功能主义的张力之中。近年来，面对气候变化挑战，欧洲都市主义学者提出将水遗产作为跨学科整合框架，倡导融合政策与设计，推动水基础设施的保护、改造与再利用[2]。

中国早期对水遗产的研究主要从形态分类入手，但由于类型重叠，分类标准难以统一[3-5]。孔繁恩和刘海龙[1]指出，国内水遗产研究经历了“文物工程→水利景观→制度文化”的范式演进，近年来则转向强调地域多样性与“景观性”。江南地区相关研究多聚焦大运河、苏州古城等著名遗产地[6-9]，多采用静态历史叙事，忽视了水遗产与当代生活的关联，且实践中常被简化为同质化的旅游景观营造，如历史商业街等[10]。近年来，城市历史研究者开始关注城乡日常景观中的水遗产。Wang 等[11]通过追溯江南圩田与人的干预历史，提出水遗产的“动态延续性”景观视角，并呼吁重新审视水遗产的概念，将其从过去历史景观的象征转变为当代生活中文化景观的承载者，以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尽管如此，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水系完整的古镇（同里、周庄）[12]，对城市化进程中水系已发生变迁地区及当代社区如何参与水遗产保护的研究仍较薄弱。

社区策展作为一种新兴实践范式，融合博物馆学、社会学与艺术学理论，强调居民参与和公共议题介入[13]。该概念源于 18 世纪欧洲对藏品的“照料”（curare），经由公共博物馆发展及新博物馆学运动，逐步演化为以人为本的社会性策展实践[14]。1967 年美国安娜考斯提亚社区博物馆的创立被视为社区策展的起点[15]。此后，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博物馆为平台、致力于服务社区发展的模式。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社区博物馆及策展理论传入中国。2008 年，天津崇仁里社区设立国内首个社区社会组织博物馆，探索居委会主导、居民参与的策展机制。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结构转型，社区策展逐渐与“城市更新”“社区营造”“社会设计”等实践相结合，关注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至日常文化景观，强调历史记忆的重构与居民认同的培育[16]，为城市遗产保护提供了动态、开放、可持续的路径[17]。通过典型案例分析[18-23]，笔者总结出社区策展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中的 5 项核心原则，即功能性、轻量化、故事性、互动性与可持续性，并以苏州盛泽古镇蚕花里的水系变迁与社区记忆为案例，综合运用档案研究、地图绘制、采访、问卷调查、工作坊发起、专家回访的研究方法，探索社区策展作为水遗产动态保护的新路径，以促进城市化进程中水遗产保护与社区更新的协同发展。

1 研究区概况

盛泽镇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东南部，东邻震泽镇、桃源镇，北接平望镇，西南与浙江省

嘉兴市接壤。明清时期，盛泽因丝绸业繁荣而被誉为中国“四大绸都”之一，具有典型江南水乡风貌。然而，40 来的快速工业化发展显著改变了盛泽传统城镇景观，使其逐渐以纺织产业集群和工业经济闻名，原有的人水关系逐渐被忽视[24]。

本次研究聚焦的盛泽镇蚕花里历史风貌街区，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先蚕祠为核心，是盛泽历史文化资源最为集中、传统民居街巷保存最为完整的区域。先蚕祠建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为江南现存唯一的蚕神庙。先蚕祠前方的东白漾虽水域面积不大，却曾为市河、东港河、斜桥河、新桥河、东泾河 5 条主要河流的汇聚口，被誉为“五龙取水”。自明代起先蚕祠即为龙舟竞渡之地，“东漾划船”也被列为“盛湖八景”之一。现今蚕花路即为原斜桥河旧址，沿线曾分布 4 座造型各异的石桥（永兴桥、中和桥、斜桥和终慕桥），构成典型的水乡景观。

蚕花里历史风貌街区作为盛泽城市更新的先行示范区，入选 2023 年吴江区唯一的省级城市更新示范点项目。该街区以蚕花路为核心，近年来通过街道改造与文化品牌打造（如烧卖博物馆、小满节）提升了整体形象，但更新过程中对原有水遗产的关注较少，在满足多样化居民需求方面仍有提升空间。目前街区由小庙港、豆腐弄、新民新村等社区组成，居民构成多样，包括本地国企粮油厂退休职工及新迁入商户等，不同群体与水文化之间的关联性尚缺乏深入研究。因此本文以苏州盛泽古镇蚕花里为案例，探索社区策展作为水遗产动态保护的新路径，以促进城市化进程中水遗产保护与社区更新的协同发展。

2　研究方法

第 1 阶段，基于《盛泽镇志》、地方文史资料、历史地图及老照片资料，对盛泽水系空间演变与水遗产要素进行梳理。第 2 阶段，以蚕花路为轴线（图 1），通过对 12 位居民和商户的深度访谈，以及线上“盛泽水记忆故事征集”问卷的收集与分析，探讨河道填埋的历史对居民生活记忆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社区公共空间的新需求。问卷通过在蚕花里社区张贴、商户发放及社交媒体滚雪球式传播，共回收有效问卷 22 份。问卷内容涵盖 3 个维度：一是受访者的年龄、居住年限等基本信息；二是通过视觉、嗅觉、听觉等多感官及情境要素构建水乡记忆框架，并运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对河道变迁前后的场所活力、环境美学、生活便利性和交通可达性进行评估；三是了解居民对社区水遗产相关老物件的保存现状、参与社区策展的意愿及对未来社区公共设施的需求与建议。第 3 阶段，基于上述场地信息和文献综述总结出蚕花里社区策展的 5 个原则，并在蚕花里社区进行一场与水遗产主题相关的社区策展（邀请居民通过工作坊共创的形式作为一种原型测试）。最后阶段，通过对 6 位专家的采访回访，对该参与式社区策展的路径与模式进行评估，采访问题主要集中在居民的参与程度与展览艺术装置的日常维护责任划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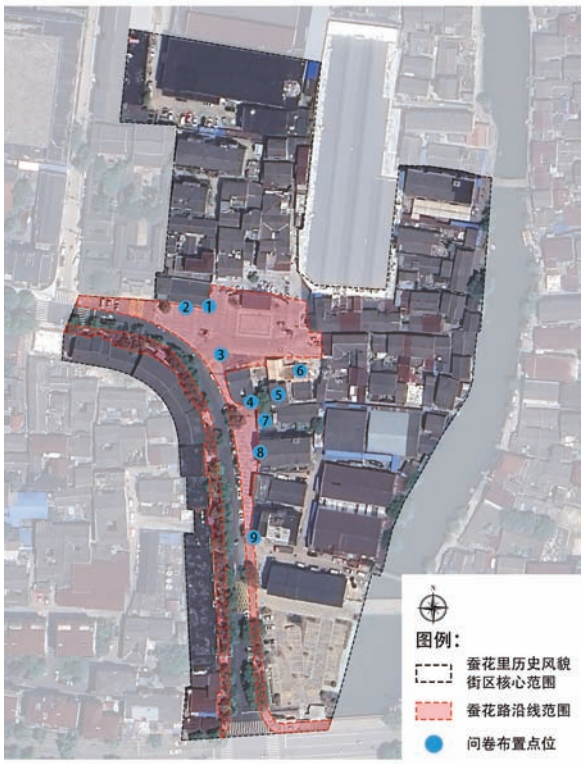


图 1　线上问卷调查发放的点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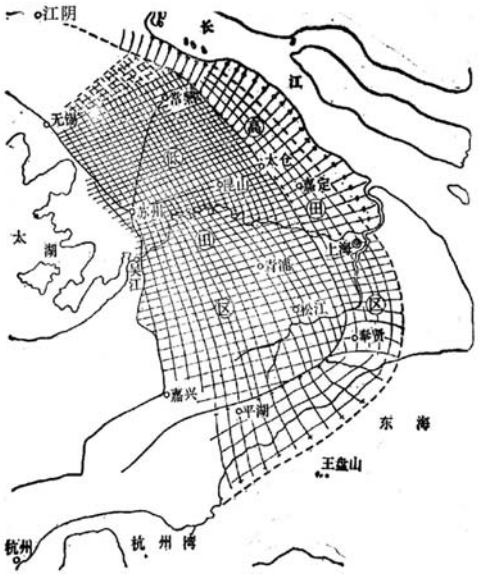
3　结果与分析

3.1　盛泽水系空间演变与水遗产要素

3.1.1　早期塘浦圩田水网体系与丝绸业发展

盛泽地处太湖平原，早在五代十国吴越国时期便推行“塘浦圩田制”，通过纵横水道（塘浦）划分田块（圩田），初步构建了江南地区水网骨

架（图 2）。北宋时期小规模圩田开发，主要用于抵御洪涝、开垦低洼湿地。至南宋，伴随太湖流域水利体系完善，盛泽逐渐形成“圩心种稻、圩埂植桑”的复合农业模式，即“桑基圩田”。《吴郡志》记载，农民在圩田高地植桑，利用圩沟排涝保湿，虽尚属家庭副业，已具雏形（图 3）。明成化年间（15 世纪后期），盛泽丝绸业兴起，生丝需求激增，农民为提高收益，大规模将圩田改种桑树。《吴江县志》载：“盛泽乡民舍稻争桑，圩田十之七为桑园”。至清乾隆时期，盛泽已形成“专圩专桑”的专业化生产格局[25]。



注：吴越王钱鏐割吴县南地松陵及嘉兴北境之六乡，设置吴江县，盛泽自此开始归属于吴江县；图片来源于郑肇经主编的《太湖水利技术史》中第 85 页。

图 2 吴越塘埔圩田概念图

密集河网不仅为蚕桑种植提供了灌溉条件，更支撑起了乡村生产、集镇加工、城市消费相结合的丝绸产业链[26]。《吴江县志》载，盛泽在明清鼎盛时期“水埠八千，织机逾万”。市河两岸庙桥、龄嘉桥、登春桥、善嘉桥、开源桥一带形成“五桥晴市”的商业盛景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陈悦[26]系统梳理了盛泽丝绸产业与水系空间的发展特征，并以图像化方式展示了盛泽作为丝绸贸易枢纽的空间格局（https://mp.weixin.qq.com/s/oKRBA5RKhZdqdAda-JibYA）。外村的生丝被送到盛泽，经过镇内千余家踹染作坊加工，成为成品丝绸，再经京杭大运河 等水路输至北京、杭州等地，促进了镇区的经济繁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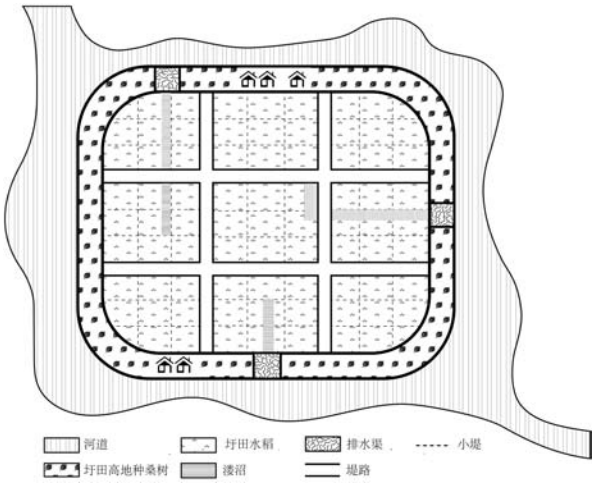


图 3 南宋时期盛泽圩田概念图

3.1.2 现代化水利建设与城镇化中层积性的水遗产景观

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深刻的改变了盛泽镇的空间结构。本研究通过地图制作发现，1970 年以来，盛泽城镇水系格局显著变化。盛泽荡（即西白荡）被填平以建设东方丝绸市场，1976 年因污染问题填埋市河并改建为盛泽大街，水系逐步萎缩、水运功能消退（图 4）。20 世纪 90 年代后，丝绸产业衰退，镇上旧工业场所关闭或外迁。尽管盛泽中心区域的市河水系因填埋而大量消失，与周边水乡古镇形成鲜明对比，但盛泽仍保留了不同时期的水文化要素（图 5），形成层积性景观，构成水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亟待深入挖掘与保护，比如，与丝绸生产、贸易相关的水遗产仍可通过“新桥河”“染坊弄”等历史地名得以识别与追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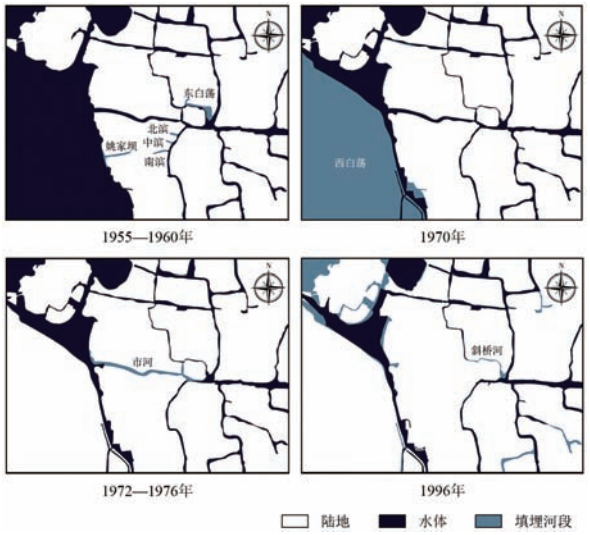


图 4 盛泽镇水网变迁历史



注：A 明清时期，丝绸业贸易聚集的市河桥口两岸的揽船石，如今被移到灯光球场外围的石墙上；B 明清时期染坊弄旁的新桥河上的石拱桥东秀桥；C 1926 年建成的第一个自来水“洋井”；D 从民国起，人们就用铅桶从自来水井挑水，如今蚕花里的五金店里仍能买到铅桶；E 1986 年停业的盛泽轮船码头旧址；F 1987 年大洪水，在镇东排水站内竖立起了‘大包围’纪念碑；G 1990 年代斜桥河东段填平筑路，下铺设涵洞以通流水；H 先蚕祠门口的终慕桥迁移到如今的目澜洲公园

图 5　盛泽日常空间中的水遗产景观元素

盛泽也是苏州吴江地区最早引入现代水利设施、接入自来水并实施“大包围”防洪工程的乡镇。1926 年，盛泽绸业公所在花园街牧童湾建造“洋井”（自流井），利用机械设备抽取深井水至混凝土水箱（容积 174 m^2），并开设水龙头向居民免费供水，构成当地最早的自来水系统（https://mp.weixin.qq.com/s/LuWW8ctRkZjyv4vMMdTMfA），如今为培元公所纪念井旧址（图 5C）。1970 年前，居民依赖自来水井取水，并形成在“老虎灶”泡茶等生活习惯。现井址已改造为社区花园。因盛泽地势低洼，1987 年洪灾引发大面积内涝，促使盛泽于 1988 年启动“大包围”防洪工程，该工程全长 7.83 km^2，建设堤坝、闸门与排灌站，并由政府、企业与居民共同筹资 773 万元完成，开创社会筹资型水利建设模式[27]。

3.2　居民对水遗产的记忆与社区公共空间的新需求

对 12 位居民的深度采访发现，居民对水系变迁的记忆存在断裂与混淆，多数人难以准确回忆填埋时间，但普遍对曾经的水环境怀有强烈情感。年轻一代对沿河生活充满好奇，寻求恢复水文化记忆的愿望强烈但缺乏路径。新迁居民则普遍对盛泽水文化认知有限，因此社区整体水文化认同感有待重构与激活。

线上回收的 22 份问卷涵盖了不同年龄段和居住年限的参与者。结果（表 1）显示，盛泽河流在居民记忆中兼具自然意象与生活功能。碧绿河水、植物芳香、鱼鸟声响构成富有生机的河流景观；同时，河流亦承载着日常生活，如集市、洗衣、船运与沿岸建筑共同描绘出典型水乡图景。居民与水的互动既有动态活动（如游泳、挖螺、捉虾、洗西瓜），也有静态体验（如观水、发呆、听水、看人谈恋爱等），体现出河流在情感与生活层面的多重意义（表 2）。

表 1　问卷受访者年龄结构与在盛泽的居住时间

年龄组成	占比/%	居住时间	占比/%
1~18 岁	0	1 年以下	27.27
19~35 岁	27.27	1~10 年	9.09
36~60 岁	61.64	11~20 年	9.09
60 岁以上	9.09	21~50 年	45.45

表 2　问卷受访者记忆中的河流元素与个人活动

关键词	频次	频率/%
捉鱼虾、螺蛳	12	6.4
碧绿	11	5.9
植物的气味	11	5.9
鸟叫虫鸣	10	5.3

表 2（续）

关键词	频次	频率/%
水声	10	5.3
绿植	8	4.3
市集	8	4.3
洗衣	8	4.3
淘米/洗西瓜	8	4.3
船	7	3.7
建筑	7	3.7
游泳玩水	7	3.7
河边	6	3.2
节庆	6	3.2
蓝色	5	2.7
石头	5	2.7
收音机的声音	5	2.7
水产的香味	5	2.7
废弃物	4	2.1
叫卖声	4	2.1
水鸟	4	2.1
乡亲	4	2.1
表演	3	1.6
黄色	3	1.6
汽笛声	3	1.6
夏天	3	1.6
小时候	3	1.6
过河	2	1.1
出游	2	1.1
纺织机器的声音	2	1.1
食物的香气	2	1.1
戏曲声	2	1.1
摇铃声	2	1.1
仪式	2	1.1
坐着发呆	1	0.5
聊天	1	0.5
逛街买菜	1	0.5
谈恋爱	1	0.5

值得注意的是，问卷还显示社区居民觉得盛泽河道消失虽然增加了交通便利，但环境美观度和生活便利性都减少。因此，居民对公共空间改造持积极态度，普遍关注水文化内涵与功能性的双重提升，期望通过更新设计强化人与水的联系，以回应日益增长的生活品质需求。

3.3 参与式社区策展路径试验

基于上述水遗产记忆与居民需求的调研成果，研究发现盛泽的水乡特质并未消失，而是以新的形式嵌入日常生活之中。因此，研究团队提出以“看不见的河”为主题的社区策展方案（图 6），并遵循“功能性、轻量化、故事性、互动性、可持续性”5 项策展原则，从叙事构建、艺术转化与空间营造 3 个维度，构建蚕花里街区的水遗产参与式策展路径。在蚕花路沿线布设 5 个展览：看不见的河、共创河流档案、观河与水声、流动的水位、找寻终慕桥，通过铺装连接，重现斜桥河的历史记忆。

3.3.1 叙事建构

叙事构建是社区策展中最重要的第一步。采用档案梳理、地图绘制、访谈与问卷调查作为叙事建构的前期工作，帮助团队发掘关于“斜桥河”的故事与记忆，这些内容深藏于长期居住于此的本地居民心中。为重构蚕花里街区的水遗产叙事，团队通过共创工作坊的形式，邀请前期采访的居民与商户及部分线上问卷的参与者，共同梳理水文化关键词、地名、故事与老照片，进行盛泽水记忆地图的拼贴（图 7）；同时提议将其地图结合收集的茶缸、水桶、渔网等老物件，对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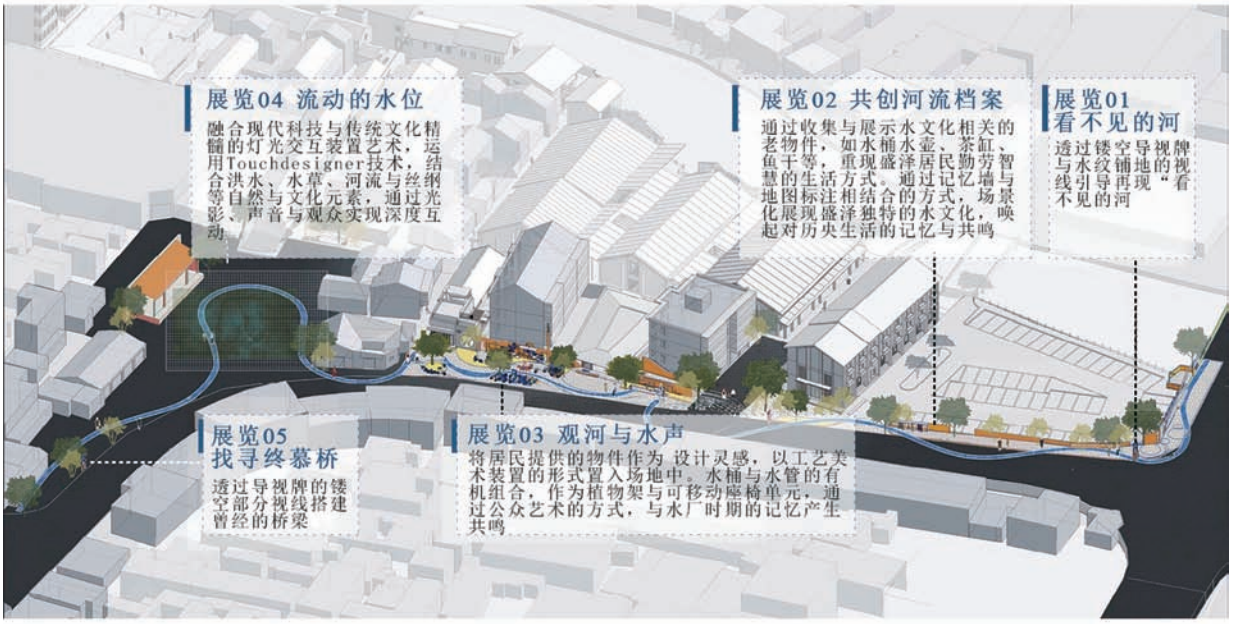


图 6 “看不见的河”社区展览设计方案



图 7　盛泽水记忆地图共创照片

区停车场挡墙进行文化改造，将其转化为第二个部分的展览“共创河流档案”。

此外，团队还组织居民参与导视系统设计，选择他们认为能够代表盛泽水文化的标志性元素，如揽船石、石桥等，将其融入导视牌设计以替代传统景区标识，设置于原终慕桥遗址等关键节点（展览 01 和 05），引导游客了解水乡历史，激活居民与游客的文化记忆。

3.3.2　艺术转化

在社区策展的第二个阶段，团队用艺术营造来更好地讲述社区故事。以数字艺术手段深化水文化表达，创作“流动的水位”灯光交互艺术装置（图 8）。该作品借助 TouchDesigner 技术，以盛泽水乡历史为题材，用光影与声音演绎洪水、水草、水流、丝绸等元素，增强观众对本地水文化的沉浸式感知，拓展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提升公众参与度与共鸣感。

3.3.3　空间营造

社区策展不仅是展示街区文化的公共艺术活动，更是通过设计手段解决长期存在的社区现实问题的空间微更新实践。针对前期调查问卷中居民反映的座椅休憩、绿化景观、遮阳不足等问题（表 3），本次展览为展品融入了空间功能，将水遗产内容与街道家具、景观小品等结合，优化了原有空间的公共设施配置，提升了空间环境质量。例如，“观河与听水”展品将织机、水管和水桶等传统元素转化为可坐躺的街道装置，将废弃水管和水桶改造成花架，使用者可以舒适地躺下，结合投影与水声，营造沉浸式体验，延续物件记忆，唤起对水乡生活的情感联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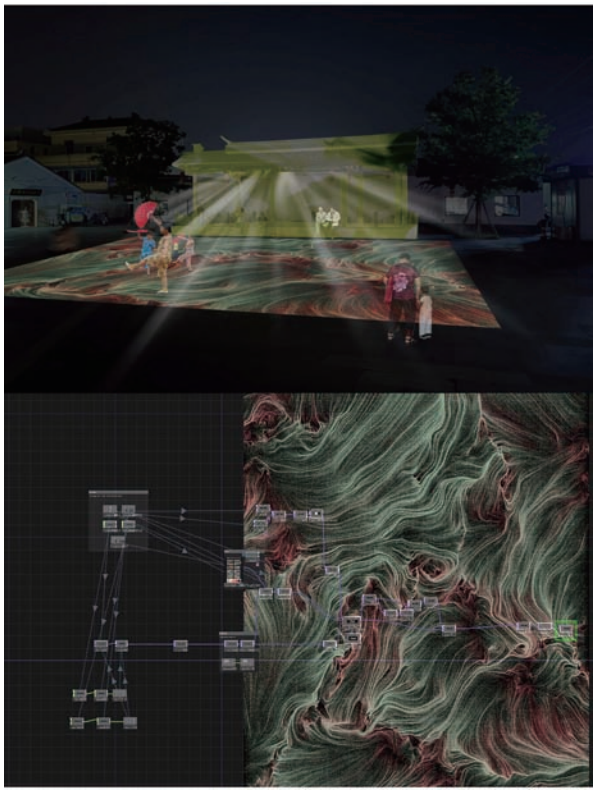


图 8　“流动的水位”灯光交互艺术装置效果图及制作流程

表 3　通过“水记忆”主题的社区策展所推动的社区更新方向

选项	次数	比例/%
增加座椅等休憩设施	10	62.5
增加运动与游乐场所及设施	8	50
改善遮阳	11	68.75
改善照明	4	25
改善垃圾桶等卫生设施	9	56.25
改善绿化环境	14	87.5
增加公共置物空间（如公共的晾晒架、置物架等）	4	25
改善路面	6	37.5
对环境进行艺术美化	11	68.75
增加可参与的主题活动	5	31.25
其他（填空）	0	0

尽管共创工作坊策划时间有限，但部分策展提案仍完成原型测试，如以铅桶与旧马扎制成的水桶座椅、植物种植箱、水记忆墙等。在工作坊成果展示日，团队邀请居民和街区运营方共同参与，使得策展方案被采纳并部分落地，成为街区文化展示的重要组成部分。

3.4　专家回访

社区策展是一种区别于政府主导或传统历史保护路径的新型公众参与方式，其核心价值在于激发居民的主体性意识与参与能力。本研究以盛泽蚕花里社区策展实践为基础，构建了一个融合小城镇水遗产保护与社区微空间更新的理论框架，

提出了参与式社区策展的基本原则与 3 个维度的路径。通过回访 6 位专家参与者，梳理本次策展中的优点与不足，总结出未来社区策展在推动水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融合过程中，亟需解决的 3 项核心问题：一是要凝聚不同群体的共同关注；二是要形成共同的愿景；三是要解决现实矛盾。据此进一步优化社区策展路径模式（图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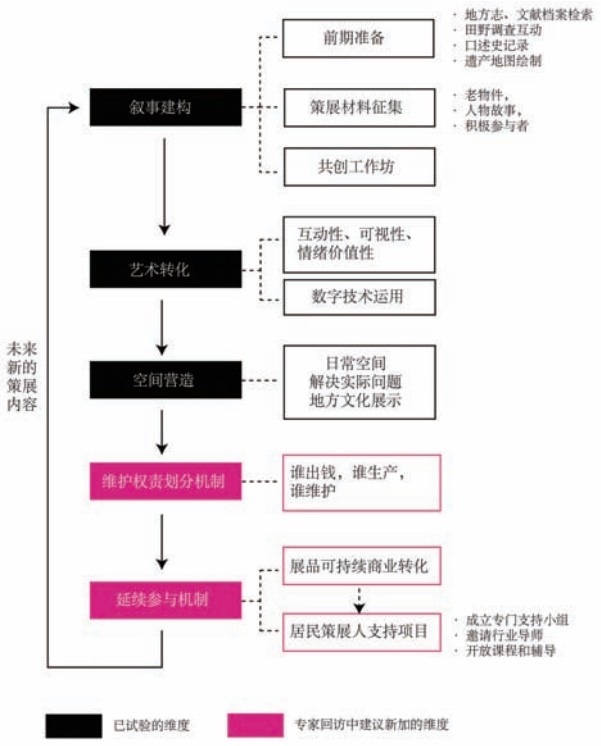


图 9 连接水遗产保护与小城镇更新的“参与式”社区策展模式

3.4.1 社区策展需凝聚不同群体共同关注

相较于传统策展，社区策展形式更为灵活，居民参与度更高，能有效建立居民与在地文化之间的情感连接，提升其对水遗产的认同感。以盛泽为例，这类小城镇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普遍面临历史文化记录缺失的困境，不同群体对于城市化的关注焦点也存在差异。受访者普遍认为，这次蚕花里社区策展的独特优势是通过互动式田野调查与深入的口述史采集，挖掘出诸如“门前消失的河道”等居民关注的共同议题。以一位毛姓老年居民为例，在口述史采集中，他不仅系统阐释“五龙取水”典故源流，更通过在策展现场（小满广场）指认旧有历史水系地图铺装中的地名错误（如“桥龙路”实为“五龙路”），展现其基于生活经验的空间认知能力。

更重要的是，此类个体记忆的展演过程引发了群体互动效应——在策展团队与受访者在现场讨论时，周边围观居民自发参与策展讨论和空间地图辨识，部分老年居民通过定位家宅在地图上的空间位置来激活消失的集体记忆，更有居民主动提供传统雨水的收集器具等水遗产代表物件。这种由策展活动引发的认知互动，使居民从被动的信息提供者转化为主动的文化阐释者，其捐赠的木凳和铅桶最终融入展陈设计，实现了水遗产保护的主体性建构。

3.4.2 社区策展需形成共同的愿景

共同愿景是推动社区行动的关键。盛泽社区策展之所以能聚焦“水遗产的保护与活化”，得益于多元主体的参与协作。与传统的公私伙伴关系（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不同，这次盛泽社区策展采用公-私-小区等第三部门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community and other third sectors 即 PPCt 模式），更强调社区与第三方机构的作用[28]，如独立设计师、居民兴趣小组、非政府社会组织、商户及研究者等民间团体。本研究团队由高校师生组成，作为第三方机构，既能提供专业顾问支持，也能深度参与社区营造与空间设计。策展方案在完成后已移交本地机构，以推动其在地化实施和商业转化。盛泽本地风物专家指出，社区策展作为一种新颖的水遗产保护形式，使人们意识到，水遗产的保护不仅仅是文保部门和水利机构的职责，更应面向更广泛的公众，与在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社区更新密切相关。多元主体参与有助于资源整合，寻找各方受益、价值共识的“共同愿景”。

愿景的形成也需结合专业表达和艺术转化。例如，一位老年居民提到，他过去对盛泽水的记忆多与家门口被洪水淹没和生活艰难相关，而通过此次策展，他意识到铅桶等老物件也可转化为街道家具，承载新的生活意义和记忆。年轻居民则被铅桶种植盆和模块化水管座椅等艺术形式激发兴趣，主动了解水遗产历史。可见，社区策展不只是历史物件的展示，更是通过设计转化，构建群体共享的价值与愿景。

3.4.3 社区策展需解决现实矛盾

中国小城镇普遍缺乏成熟的市民参与机制，

这使得社区策展在推动公众参与的过程中，需要面对并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本研究通过对负责本次展览落地的社区第三方运营单位与专家进行了访谈，发现当前存在两方面的核心问题：一是艺术装置日常维护的责任划分；二是如何延续居民的参与热情。

首先，盛泽街区中落地的几组模块化铅桶种植箱和金属构架深受市民喜爱（这些装置多为金属和鲜花材质，具有一定的回收价值）。因为，由于小城镇的治安状况较为薄弱，盛泽镇此前有过偷花事件的先例。因此，夜间无人看管时，存在装置被盗的风险。对此，建议建立更完善的项目日常维护反馈机制，以增强安全性。

其次，街区运营方指出，展览装置不仅要作为街道家具融入社区日常生活，更应在生产和运营过程中与本地商业深度结合。本次策展的一项重要创新在于装置并非由外地工厂统一生产，而是与盛泽周边仍保留传统工艺的本地铅桶制作工厂合作，既减少了碳排放和运输周期，又带动了本地经济发展。然而，水遗产相关的社区策展项目往往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目前仅有部分装置得以落地，尚未找到有效的商业转化路径，使其与居民的日常消费需求和体验相契合。因此，在未来的展览策划中需进一步完善项目的延续机制，探索资金与运营模式，比如建立居民策展人支持项目、邀请行业导师开展辅导，以促进居民长期参与和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4　结语

本文将水遗产作为景观遗产的一种类型，深入解析其内涵，并探讨其保护管理的在地性实践。水遗产的多样性与延续性呼应了当代遗产保护理念从强调纵向“历史性”向关注“层积性”的转变。以苏州盛泽古镇蚕花里社区为案例，本文从动态延续的视角出发，探讨了以社区策展作为一种渐进式公众参与方式，连接水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的可行性。构建了一个参与式社区策展的理论框架，提出 5 项核心原则：功能性、轻量化、故事性、互动性与可持续性。同时，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路径模式，包括叙事构建、艺术转化、空间营造、维护权责划分机制以及延续性的公众参与机制。参与式社区策展有助于凝聚社区内不同群体的关注与共识，推动形成整体性的社区愿景。然而，在社区日常治理、利益协调与维护机制的实践层面，仍面临诸多挑战，有待未来通过多元化与跨学科的方式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孔繁恩,刘海龙.世界遗产视角下“水文化遗产”的保护历程及类型特征[J].中国园林,2021,37(8):92-96.

[2]HEIN C. Adaptive strategies for water heritag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M].Cham:Springer Nature,2020.

[3]谭徐明.水文化遗产的定义、特点、类型与价值阐释[J].中国水利,2012(21):1-4.

[4]孔繁恩,刘海龙.“水文化遗产”的价值特点与认知发展[J].风景园林,2022,29(2):59-64.

[5]汪健,陆一奇.我国水文化遗产价值与保护开发刍议[J].水利发展研究,2012,12(1):77-80.

[6]邓俊,谭徐明,王英华,等.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大运河保护与管理的研究[C]//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浙江省水利厅,绍兴市水利局.2013 年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学术年会暨中国大运河水利遗产保护与利用战略论坛论文集.北京: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2013:7.

[7]焦敏,路璐,牛福长,等.大运河文化带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经济地理,2023,43(3):228-239.

[8]王卉.活态遗产视角下苏州古城主干水系景观风貌提升策略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20.

[9]张志荣,李亮.简析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水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4(2):58-61,92.

[10]WANG L. Protection and tourism utilization of water culture heritage in China: a commentary [J]. Journal of Heritage Management,2021,6(1):84-93.

[11]WANG Y W, PENDLEBURY J, NOLF C. The water heritage of China: the polders of Tai Lake Basin as continuing landscape [J].Planning Perspectives,2022,38(5):949-974.

[12]彭雪,王晶.江南水乡古镇社区遗产共享:一种湿地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路径[J].建筑与文化,2022(11):179-184.

[13]KATHKE T, TOMANN J, UHLIG M. Curation as a social practice: counter-narratives in public space [J]. International Public History,2022,5(2):71-79.

[14]阿德里安·乔治.策展人手册[M].ESTRAN 艺术理论翻译小组,译.北京: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7.

[15]吕佩怡.博物館作為方法:以香港民間博物館計畫為個案探討[J].博物館與文化,2015(9):3-31.

[16]耿敬.关于“艺术社区”的几点思考[J].画刊,2021(8):30-33.

[17]黄永林,孙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域下的城市社区博物

馆研究[J].文化遗产,2017(4):55-62.
[18]郑川.当代中国城市的艺术社区建设及其“空间生产”[J].美术,2023(8):16-23.
[19]张宇星,韩晶.趣城的深圳实践[J].世界建筑导报,2023,38(5):27-32.
[20]关昕.博物馆讲故事与社区精神建构:以新加坡牛车水原貌馆为例[J].博物院,2019(5):101-109.
[21]金燕,宋璇,马宁.国内文化遗产博物馆多感官体验研究综述[J].包装工程,2024,45(18):148-161.
[22]刘朝晖,王星星.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的空间叙事与日常生活的“真实性”:一项基于人、物与技术革命的博物馆人类学研究[J].东南文化,2024(1):14-23,190-191.
[23]朱健刚.社会实验视域下的社会组织介入社区营造:以一个老城厢社区的活化实践为例[J].河北学刊,2021,41(2):170-181.
[24]史先真.盛泽东方纺织城打造全球面料采购基地[J].纺织服装周刊,2015(27):9.
[25]田龄.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蚕桑业发展及其原因[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3):328-332.
[26]陈悦.明清以来吴江产业与市镇体系的互动演变[J].经济地理,2022,42(7):82-92.
[27]沈莹宝.盛泽旧事[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
[28]李昊,崔国,周详,等.互联网时代下城市空间品质提升与特色保护[J].景观设计学(中英文),2020(5):11.

(上接第 94 页)

[2]刘仁义,张馨月,张笑笑.数字化技术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中的应用:以黄山市屯溪老街为例[J].中国名城,2022,36(5):80-87.
[3]林轶南.数字化时代的公众参与遗产保护:基于福州复园路的观察[J].中国园林,2020,36(11):100-104.
[4]云翊,胡紫萱,胡泽浩.城市历史街区景观特征识别与分区方法优化[J].风景园林,2025,32(1):114-123.
[5]翟文燕,张侃侃,常芳.基于地域“景观基因”理念下的古城文化空间认知结构:以西安城市建筑风格为例[J].人文地理,2010,25(2):78-80,60.
[6]李云燕,赵万民,杨光.基于文化基因理念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方法探索:重庆寸滩历史文化街区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18,25(8):83-92,100.
[7]李云燕,石灵,李正浩,等.文化基因导向下的城市规划探索与实践:以重庆市九龙西城为例[J].中国名城,2022,36(12):23-30.
[8]李晓颖,黄欢,王世超.乡土文化景观风貌提升构建中景观基因的识别与运用研究[J].中国园林,2022,38(6):29-34.
[9]邹诚,玄锦,杨钧宁,等.万里茶道起点下梅古村落景观基因信息链构建及特征分析[J].中国园林,2023,39(2):96-102.
[10]李国庆,朱捷,黄微,等.传统村落的景观基因评价研究:以重庆市石柱县土家族传统村落为例[J].中国城市林业,2023,21(5):27-33.
[11]曹象明,张馨予,张定青.晋中地区传统村落景观基因识别的指标体系与图谱绘制方法研究[J].小城镇建设,2024,42(12):118-126.
[12]张浩,李伯华,窦银娣.数字技术力量下传统村落景观修复演进的特征与机制研究:以岳阳市张谷英村为例[J].自然资源学报,2024,39(8):1797-1814.
[13]谭敏,胡最.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基因知识图谱[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24,45(6):12-21.
[14]肖竞,张晴晴,杨亚林,等.山地历史城镇景观基因“双系统”解译及其特征保护与气韵传承[J].中国园林,2021,37(6):43-48.
[15]车震宇,游智明,李腾冲.历史文化名城公共文化空间文化基因解析与传承研究:以云南建水为例[J].中国名城,2024,38(7):85-92.
[16]李伯华,石凯霞.传统村落景观基因识别及其特征分析:以张谷英村为例[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8,39(3):1-7.
[17]刘天婴,刘沛林,王良健.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古村镇保护与旅游发展路径选择:以萱洲古镇为例[J].地理研究,2019,38(1):133-145.